十四雜著
十六書
十八書
廿序
廿二哀辭祭文

十五書啓
十七書
十九序
廿一序

韓文考異十四

三

特別
へ16
609
3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考異音釋附）

雜著

鄆州谿堂詩（并序此篇多以石本）方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孫曰謂析李師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以鄆曹濮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音運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国）曹濮（音卜古昆吾之虛）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摠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嫥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嫥心一力或作竭心力嫥或作竭一或作數方云嫥旨兗切專也補注嫥本肇未）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孫曰謂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

函 へ 16
號 609
卷 3

（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於政或作于政方云謂張弘靖被囚田弘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方云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又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无之則下文所謂恃以无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无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戰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盖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譌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方云曹濮以於鄆自為一或作於曹濮州兼是）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亦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時或作持）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窮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或无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蒲拜切病也）心罷（音疲）精磨以

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无縣字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是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力追切繫也說文纍得理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或无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與廛同）有業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

頹孰爲邦蟊（亡侯切螙也）節根之螟（蟊或作蛑音義同）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音粕）而磔（陟格切說文膊脯膊之屋上左氏成二年傳龍人囚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膊開也張也箴或作鍼）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師方久石本作迪○今按平淮西碑【云】晏因師征作師爲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亥亥）【韻】（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声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万物將自理勿擾勿嬰万物將自清駭古音自与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補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奔竟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余多其例不過四声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金不尽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稽考也諏訪也）施（詩智切）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薲苽（上音頻下音孤說文薲苹也苽彫胡也周禮魚宜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丁故切又音亦）

此邦是庥（音休尔雅曰蔭）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無而字）【方】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又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方】无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二【方】义闕杭无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於子孫（二失字十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爲猶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一）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吉凶方以蜀本作凶吉○今按[illegible]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声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久其声之諧者不能悉論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矛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方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君顧承教焉（讓下或无者字者下方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遠下方無然字焉或作与○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焉亦通其下疑或有一有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興与字）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又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繆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其時字或無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久闇杭蜀作在尚无將字○今按當從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人下方无而字已作身○今按上文及詳語勢方說非是）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寫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顧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名下或无而字其實或作於實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盍上或有曰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无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師或作所為或作斯）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方无之所一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闕下或无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

錙（側時切）銖（市朱切）讀其書亦皆有人焉（巍字或在晉下謂元巍蓋不然也三國之巍）豈應畧而不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方作以委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野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无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魚向切恃也）而生者穀帛穀帛豊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者下或有在字豊上或有既字）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方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与張中丞傳後城裹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

（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者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封諸本作隨非是）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遠或作遠矣方无已字）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无者字）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氏或作代方无已字）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方无雖字）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

（无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聞食粟衣（於既切下同）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爭或作諍方云旧本及閣本皆云与[illegible]司諫書[illegible]書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或无以字）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无人字及皆字非是）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一早字移易方作易移）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烏音）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方並无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有以字事下或有止字尤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作始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又下方无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音績）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方无之字）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乎上或无復故言字○按此語所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於為切）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illegible]）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illegible]）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方云舊[illegible]音[illegible]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illegible]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illegible]也朱元晦曰考定書[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音當有所諱○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illegible]門之[illegible]文[illegible]秦論[illegible]而與同[illegible]列蘇林亦音翹）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謂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方從杭本）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illegible]或作真如是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用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illegible]）孜孜矻矻（[illegible]）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黔下或有而字）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眾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或無時字）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則將或作[illegible]皆非是）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或無者字）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國是以見殺（而好尽言於乱国方大依而言尽言皆尽言於乱國○今文改方本殊无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无哉字）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无者也字）故（下或无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或无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乃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下而不葬或无）（而字）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方无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无故字方父著監本云者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

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方流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无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也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似或作以非是）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无既字〇今案既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方本是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无〻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愽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塡闕而教之行事（事上或无之字）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〻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擧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方本作進以進或作道）然則奉宗廟

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或无然字假下或无之字）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盖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交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彜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莊此下其字疑非上或有此字）■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恪掌其事而隳褱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斯（此或作知數或作數）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方云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什不易器是也如下方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

（方校作祫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方誤也）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當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体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載刻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无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処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体但其間反覆曲折說尽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放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擬方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

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方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唐武德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開元中乃詔宣皇帝為獻祖元皇帝為懿祖）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廣或作之）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祭焉方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諸本毀下或无之字或毀之下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音善）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方从閣杭蜀苑云新史与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歌練祇郊靈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屖遲兮舉音洒遲与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方有為字其於方作於其）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并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无去壇至去墠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礼○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无其所若作以无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称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方作蓋曰或无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類方從新書陳京專亦作衆○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祔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在懿祖不与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礼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万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如程子以為不可易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切推之以尽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議下方有為字）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明閣作夫内或作科）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

爲過也（所上或有故字類是）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上或无自字）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亦不或无亦字）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无飲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以）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或无不然字下或并无夫字）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謹論下一本有論字）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称也或无書字而以秘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无書字者皆非是○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无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是也然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識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歿死哉甚矣韓子之牽於禮而不達之也雖然疑之未必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其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且其殺至于緦麻親之服以緦麻窮焉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之不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而當其不備小功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其情而爲之文故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

大功无[illegible]亦若親[illegible]者報之也親者
稅不新請何不稅是[illegible]情也且礼尊嫌情何亦
爲文此[illegible]專爲情也[illegible]親不可以其暮斷小功不
可以不稅亦爲[illegible]以此[illegible]而之暮斷小功之不稅
一也夫曾子韓子降[illegible]不及文失礼之指而
疑其說異然韓子疑之是[illegible]彼人之爲非也何以
言之邪小功金不稅[illegible]則而已矣記曰聞遠
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
昔是宜其吉哉故曰然乃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
也小功不稅死也然則免袒成踊其已矣乎猶有
加焉曰其哉未之聞也然則降而无服者麻不稅是
亦除而无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illegible]適月然
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以情諸本有足字〔方〕注无此語只云以已恩怪之鄭）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本上或有此而字）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適音的）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功服或小功之服或无常字）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人〔方〕作時又无相字非曰然各字亦疑誤）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其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戚戚或作慼慼類下或有於字）（喪或作禮下〔方〕无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弱作溺）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illegible]无太學生字[illegible]作書云此文[illegible]於書類當次舊本〇今按此篇雖入書類亦詳其說但其）

（詞則實傳也或有諸本何以入學）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illegible]又杭本作廿年[illegible]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illegible]為[illegible]之下[illegible]文廿音入二十也亦先合如二十之省便古文[illegible]國語有云衍[illegible]甘歟若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亦明白矣[illegible]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宙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illegible]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〇今廿久[illegible]餘年及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音灼）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升作升之聞下或无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名下或有爲字立下或有[illegible]爲禮部一數字而元[illegible]爲禮部四字[illegible]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諭或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illegible]）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illegible]）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泚音此）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氣（[illegible]）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

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无下或无所字）

答張籍書

（籍前遺公書曰古之胥教執事言語無非相不以業說非尚駁雜說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游發其善數所不及蘊識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事而拒撤來者焉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故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不已者[illegible]置不謬之盛衰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今按人人字或作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与孟東野書本有之衣詞皆有之然不見於他書疑當時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illegible]）今乃大

得所圖豁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乎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一作不能或至下更有[illegible]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illegible]說見上裎[illegible]作袢）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生人也執事聰明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爲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一處一位在即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逆而不入則捨之遂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戶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爲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遊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

或有不及焉者豈必之与人性受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若顏子之賢幾豈特五六十乎執事日不習聖人而況聖人之道材不識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焉得於年未至識顏子不著書者以其久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者吾古之孝君臣父子之道必責於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續以孟軻自為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輔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憂不及揚雄之世不自為書以與聖人之道敍特孟軻之門人以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易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域下或作之）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德下或无者字）。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或无然微二字）。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激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嘵許么切）。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无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方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

（下二及乎方並作至乎句下无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書字或无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无商字方云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无然字或无非好己之道勝也一揚雄下方无所傳也二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豈上杭有傳若二字以方作所皆非是）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虐字本皆作爲方云考之記文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譏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記也○今按作爲无理或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无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无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爲害其爲道哉）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考異音釋附）

書

與孟東野書（東野或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々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方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其於人人或无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方无此四字之処方作人処）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无聽无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方无而字與同方作以同說已見前）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々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久之方作久今之人云謝以貞元本定之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舊書之不足據有如此者故特詳著其語云）足下之道其使

吾悲也（悲上方无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与方作以○今按送揚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〻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尽時方本作時尽向作日○今按方本无文理盖其意言本而不言理好奇而不喜常故其所取每得毋戾入猶微文語雖此等无利害處分明処亦不能免是可歎已）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〻不得其術（不[illegible]上有而字）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〻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書方作尽猶上或有若字或无万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地或作州）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左或作尤非是）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〻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其光二字方作出曜或作耀請或作情囷一作箘云）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

（不稛苦殞切國語曰稛載而歸稛絭束也一作攢可稛管子小匡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无尚書二字）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无如家二字）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或注建封字狀或作書云）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皦或作全或作皎）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方屯名如唐孟元撒董作酪華屯是也○今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屯或作田弗或作不）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覓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或无愈雖不敏一語）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群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正）符離（正）實我國名又附麗也（戎方文閣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离○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我國從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方无也字安阜或作華附或作安附嘉方作喜又无名字皆非是）伏

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方无閣下字）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蜀本多於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洪之屬作其屬下句析作析云漢[illegible]野歆井角明同本也無支內射示无外也始將有解繇婁前左社而豪化者〔又王夢謂幾論今南師獲白虎儼武與文之應也護之著張武張而盤也公言盖祖此〇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但擧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文皆見盖其屬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乱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顛也崩析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從木若用史記析析而入於繫之語則當從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必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家念（或无不惠二字念方久文並作合全无文理云）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方久杭蜀並作默貨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云異字或作異非是）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文苑作泰山与上下句不類非是方文三本云）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或作智）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作難為屬上句其則屬下句為或）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无而字〇今按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无之或上二句无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必欲其第一第二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隨以為今則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

化之日出言宰事宜必施設（或作詔）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子紅切鬷明鄭大夫）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无愈白二字）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或无復出古之道三字）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或无也上之字）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方云此書合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次）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舜或作帝）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翶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李下或无七字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

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所以下或復有以字非是閣上方无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頔字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文武順聖樂）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移族從并與京兆書（保或作寶移族從以下八字方又閣杭本如此云頔世雄觀易特移群從十數爲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荅書可考蜀本或以從并爲復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荅頔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蓋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群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於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群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上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方作則人或無則字）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illegible]方云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渾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渾赫或作[illegible]也渾[illegible]切与恒同[illegible]千里）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或无之字）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雲下或有言字）昔者齊君

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而隨之（隨上方無而字）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然下或有則字非是）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礼無者非是）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悚或作慄）然尚有歇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方无歇哉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方作黙則訛矣又惠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又杭蜀本无入字○今按出入従入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承志亦云出入十年方凡歳矣）竊自計較受德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載或作推）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方及閣本无於字非是）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遂以輒歸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閣无俯字録无俯察一字俯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愈再拜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方及三本无效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亦○今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无理不詞今改从衆）受容受察不復進謝（閣杭本无受容字非是）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方无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

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外下方又二本无於字非是）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陵駕文選字見謝運傳休文論嚴下或有矣字未上方又二本无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謂）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語，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長下方又二本无者字非是）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方无於字），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上烏感切下它感切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无度陰黯白青黑色），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閑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太緊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復如此疑此私字是復文也）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方又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无名字可自作自可亦无下罷字○今按此句閣杭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後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到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无疑礙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体不用見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切意讀者厭其无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考異音釋附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書下或有于字[illegible]時宰相謂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或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或無下百朋字）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之或作之[illegible]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illegible]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載載也或作載載者載）

（也或作載音在　也或作戴非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無之字　上或）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或無）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今按閣本云方作此兩句與上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二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舍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或無利字）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作興）居窮守約（方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音墜）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譸音儔張誑也）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一[illegible]之宮本[illegible]諸公當[illegible]無大利害公用[illegible]行語亦或有之然[illegible]其[illegible]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illegible]之下或有所字）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illegible]之字或在子下或[illegible]下或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有一[illegible]字或[illegible]）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志上或有其字〇今[illegible]志字）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illegible]字[illegible]並作佛[illegible]）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illegible]上或[illegible]无而字）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illegible]）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illegible]重耳[illegible]）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illegible]致或[illegible]）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

（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化下[illegible]无之字則[illegible]作[illegible]其〇賞當併有一則賞字）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illegible]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illegible]下[illegible]有[illegible]字雅亦或作[illegible]士）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來下[illegible]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illegible]作[illegible]〇今按[illegible]）（[illegible]書云[illegible]此以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以順[illegible]韓公[illegible]用之語也[illegible]意[illegible]非是）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illegible]下或有[illegible]字）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々惟恐聞於人也（惟恐或作之恐或无此二字）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ト而宰ト而爵或進无而字下而復出天子二字方无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々焉動其心峨々焉纓其冠于々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禄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所上閣有欲爲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无觀字或无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方无向字或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无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竟其語差緩故今且從方杭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无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

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方有）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謂愈下或有曰字）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耳方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无足字相上或无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位下或有者字又无也字方无之字或并无之耳非也四字之爲耳二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或无已仕二字非是間或作閒或作間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焉下或有察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輔相下或有也字方其急或无其字捉或作握非也）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去下方有人字无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无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

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疑公疑此周公字當尾固字蓋下[illegible]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illegible]一无度[illegible]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至此或作如此）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作明日或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无此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有於字則去之[illegible]國无[illegible]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有也字）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常字）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或作威尊作尊威无文此題）愈再拜

答侯繼書

[illegible]侯[illegible]書（[illegible]正元八年[illegible]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illegible]足下[illegible]以子[illegible]自蜀[illegible]公時[illegible]不息故因書[illegible]此[illegible]所以卒為唐儒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陜（音閃漢弘農郡）州所留書讀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訐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一作詞或）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一本无以字○今按以字已通宋人書[illegible]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illegible]欲或作復）（[illegible]意无之二字）行自念方當遂去潛深伏隩（音奧）內（[illegible]）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或无此字○今按行當作[illegible]）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illegible]无方[illegible]二字）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illegible]）為大賢君子者（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或无此句[illegible]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一无[illegible]字）故因書奉曉（[illegible]）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无[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並作）爲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illegible]期字此下或有[illegible]字）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无至字或无也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

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故上或无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或作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司下或无者字）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頗類乎）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所或作所以[illegible]字或[illegible]所字）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或无[illegible]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无進者二字）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五或作[illegible]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窮或作寡或作孤窮）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

以竢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工人或作良工无見字兩刖或作刖兩足下或有而字勍或作傹下同作疾剋或作刖下同）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非下或有後字[illegible]）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无足下字或无復出為字或非无二為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竟或无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於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

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无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或无廿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乎或作辭非是）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邪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无者字）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邪字下或有[illegible]二人[illegible]蘄字或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至或）

（作志）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illegible]）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illegible]字下蓋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源或作有無絕其源亦作泝況盛其附）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无邪字而有則辭）（[illegible]）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illegible]）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上古字下或有人字）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illegible]）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illegible]）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

余之不爲也（方久二本无然字　非是餘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其思上或有蓋字　汲汲或作[illegible]）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无有字　方无果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无此四字）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寓或作獻　或无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閤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方云上方況皆字云下　无方字又无得字）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詞下无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之或作以）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能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人或作身非是　方无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或曰作目非是所能　或並无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方上作百）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或下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君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別上或有詞字　是非方作非是）幸未

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方无心中字或无見字致或作置字）籍又善於古詩（補注白樂天讀張籍古樂府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敲或作毃進其或作進籍補注校本一云敲當作毃唐人多使毃字如盧仝詩敲金從玉擊或作擊或无之字今按方敲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从閣但文苑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是籍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无籍字或无此乎二字○今按並字疑衍）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下或无其字賜下或有也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无之字）籍慙靦（音腆面慙）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翊錫字方並閣蜀南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庸或作佨或有庸說庸字或作傭庸之說）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焉本元賓既歿以下八字非是与作以○今按方改以与同通用皆方从杭本作必然[illegible]从諸本之[illegible]也）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illegible]）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illegible]）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

樂之況其外之文乎（乎或作與上句疑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illegible]下或有商字[illegible]字）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无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見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杭本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諸下閣杭本況顧字非是）所以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殘以閣杭本无果下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字亦○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无文理而方信之過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旨上或有以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方公見[illegible]以公時為博士也）愈白

與李翺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或无足下字）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方无哉字）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益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哉上或有所字）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方作說○今按作驅卽屬下句作說卽屬上句皆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說三字語太繁復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長下或有大字就下或有其字）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忘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知下或无我字）

（資上方无所字從或作縱）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无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方无如字）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爲或作）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下而嬉或作飽下而悲悲方久杭本作而悲之入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於字非是知下方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吾下或无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上或有此者字飲下或有在陋巷字）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

哉（聖上或无有字依上方无之字）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方以還方作候此○今按此与与孟東野書春且晴茲細數說已見於彼矣）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考異音釋附）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无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忘或作望非是喪或作哀皆非是）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有所取下有猶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

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方云諸本皆無好臣其所受教五字[illegible]本二字並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illegible]當作受命○今按[illegible]孟子[illegible]下[illegible]字不當有[illegible]字下[illegible]不[illegible]閣本[illegible]皆[illegible]知之不[illegible]當從何[illegible]本[illegible]云考孟子[illegible]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方[illegible]）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或作[illegible]而[illegible]二字[illegible]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或作[illegible]語[illegible]語）（或作事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illegible]）（作率以為常）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閣[illegible]）（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illegible]此句有[illegible]字[illegible]）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此字閣本無此句有之[illegible]諸本並有）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雖上有[illegible]有尚無賢字[illegible]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illegible]）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復出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諸本下有焉字方無察字今合有察字此不當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書○注直均均或作鈞考登科記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也）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瀕或作顛或作顛瀕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蕭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懼（惓或）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下或有諸字）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卷[illegible]（元先字○今蔑發答陳商書云汝蛍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絲繇）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諸作淵）[illegible]謹禮釋友二篇比舊

尤佳[illegible]（或作嘉或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閤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侍或作特）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攀歟）（日上弗援下弗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側或竊久聞或蜀本作荀云文選句作荀本書足碑所謂荀靈擢之非賢此蜀下仍有出字文選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言語且久諸本作數）特立而獨行道方（一有而字）事實（立下或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將或作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始下或有曰字非是）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也下或有此字或作者或非是）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一以[illegible]）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群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御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方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此諸何人所以言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或無無事二字思或作佳方無不入二字）（諸非身）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有此字或無者字）僕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交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无所与二字）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此或作哉或无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无宇字皆非是）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无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无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食也或有於字）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一）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无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无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壽或作壽考非是）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哉或作意字非是）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

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无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群无怠崔君无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頴之上當亦終得之（頴或作穎）【方】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无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或无白字或无一字鬚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无小字或无女字滿下或有眼字）【方】（能不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陳京）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伺候下或无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无益字日隔或无日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踈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无愈之跡矣（專上【方】以杭本有專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隙上【方】有馳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非是[illegible]）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illegible]【方】[illegible]）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illegible]）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

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敏之誅无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方有文字下或有賦字非是）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揩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誼）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方无得字）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方諸本子下有矣字以闕蜀本二云歷武紀夷狄所以叔久諸自此始○今陵矣字有无二刑信能以方本但未有以見其以用漢紀中語而史无此字耳）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僕居或作並居方无僕字或无居字）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方无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以必有誤字作服亦无理疑此上句以字或是亦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坐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邪或作以）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方无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何或作望且下或有哉字或无可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拜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无吾字）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一下方无二字）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无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方无識字謀下或有与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爲幸方作爲不幸非）是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而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賢方作仁或无之字）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閣作[illegible]）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謙或作諭）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哉閣本蜀本無此二字以諸本或作歟今以下兩句曲之作哉近是蓋非至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感者又以哉[illegible]讀之又理亦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

不能切身也（射上一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墮或作墜下同）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事上或有毬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變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觔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illegible]本當如此[illegible]久出然本或下有[illegible]矣字今[illegible]上句有矣字此句亦幾有矣字謂[illegible]方殺句本只是[illegible]熟[illegible]不謂後人[illegible]之不蹈[illegible]而使之繁公[illegible]只是[illegible]發不了之人語也今當從[illegible]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或作殆）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方无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无論文字）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筮方作壯）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无得字）僕為文久每自稱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方无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上或有即字也上方无之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方无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方无則字）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方无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或无之言二字）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

子（或無爲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或焉作不爲）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長上或無年字幾下方有至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況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illegible]或有爲士字陸傪字公佐正元十八年權德輿知貢舉傪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或無跡字陞或作昇）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上方有特而爲則事字爲當）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識或作哉）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喜（[illegible]正元十九年[illegible]）者侯雲長（[illegible]中正元十八年）

（進士第）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方無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其耕之時或作其耕之暇方作耕之暇）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西京或作西漢或作漢西京）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中正元二十一年進士第）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方作邪妄詐佞或作邪佞詐妄）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方無矣字矣字或作焉）有韋羣玉（羣玉不見于登科記公之所薦十八人凡第而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遂黜之耶）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方作行〇今從賢即是）

（有行方語焉賢）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方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語或作論方無有字）有沈杞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張弘者（中元和二年進士第）尉遲汾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李紳者（中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丞相）張後餘者（元和二年中第死）李翊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弘或作泓）（與登科記同）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與解或作以解）往者陸相公（贄曰正元八年陸贄知文舉愈等二十三人及第公與焉）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方無也字或无亦字）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官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

下（異時稱龍虎榜第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或作之）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人下或无如此字）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二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謂下或有与字）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考異音釋附）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書方亦如此而無下二字鳳翔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或無洸洸乎三字）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上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操上或無或願二字湟或作隍）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方作又閣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則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或作鑒精已下或並有全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無方字）閣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容或作行德或有矣字）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下或有閣字士下或有此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方無至字杭上方無而字能下或有陳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遷延際或作下）不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謂字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猶也字方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方有陳字皆非是幸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疊以字○[illegible]公以正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illegible]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趙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illegible]鳳翔[illegible]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此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遇作過方）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方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干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為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其人力不能薦己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如何哉語意似弱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喻馬之語殿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較粗足然亦重複）

（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曉恐尚有脫誤更詳之）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音汾水際）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儔或作比方）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上音賓下音闥水狗也獱賓獺跋獺平塗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从閣本○唐季于禮部下又第例須守選未補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當路者十而八九乃五字相書所謂得其所者乎矣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方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瀾）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號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嵒方云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嚴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判作嵒豈正夫即嵒夫耶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方無先字）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後輩下或有之字）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方無彼矣作爾或作耳）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浮或作浮沈）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後下或無進字若上或無要字不下方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

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頗常或作頗嘗）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今按殷侑也或許綱字淵是）

某月日愈頓首白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敎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亡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illegible]）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illegible]者或作[illegible]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敎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縶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屛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綣〻或作拳〻）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辭或作詞）愈再拜

答陳商書（今按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其[illegible]（知或作智）具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方无者字）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以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周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以細輕者以大○今按方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声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声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声依永律和声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瑟只有宮声也但以絲声大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声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有五声而声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為宮声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說本耳今以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獨以鼓為瑟而為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方无此字）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也或作歟或雖上有誠字）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諒下方无之字）愈白

與孟尚書書（孟下一有簡字）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无吉州二字下[illegible]吾兄二[illegible]杭本无行官至來示二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杭蜀本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以之信此傳之方以閣杭蜀本无此四字）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無下方有所字無者字）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雜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以閣杭蜀本删胷中無滯得五字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諱删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皆无大利害若此語中删去五字則要自以下雜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体

（則疑其有所未晤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躰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离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人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則亦不相妨也盦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稍押之有覺而悟我素學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

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祟或作福）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致）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也下或有有字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至或作滅秦是其興或作興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illegible]無尚字或[illegible]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illegible]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復出）[illegible]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上音朱[illegible]衣裳斑闌語言侏離注蠻夷語声也語不分明之皃）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也作向[illegible]）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illegible]無字）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illegible]作耶）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或作而從[illegible]）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illegible]下[illegible]無者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方（无書各自名四字亦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貫或作[illegible]）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熟字或作孰趨下或有其字）[illegible]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上有在字云）（意在羈縻之所以將為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illegible]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曰[illegible]不在[illegible]議疑此物一○今按[illegible]不知可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更使能哥[illegible]何而已不勝其與資矣此所出所謂古及諸之弊而紹韓公為之哉恐閒方[illegible]亦失之[illegible]而今乃曲為之說以異後人殊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譌更詳之）故天下靡（[illegible]）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繫或作係[illegible]）方（[illegible]有脚字）（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illegible]）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

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方無曲字[illegible]）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illegible]）

答渝州李使君書（[illegible]）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書下或有狀字）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illegible]）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illegible]）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厚之大也（大下或有古字）愈雖無節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押於要路有言可信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illegible]）今既無由緣進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

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棄幸甚（去或作忘去期心或無無之無已四字捐或作甚止以今按捐羅字疑衍○又按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用箚躰不甚作文）夫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思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祗增愧耳良務寛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喑棄去（去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也作事非且只）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遠或作疏）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固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操白其先人事（白一作自）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考異音釋附）

書序

與鄭相公書（鄭餘慶時鎭興元）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以辟孟郊爲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疾卒）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崔羣与孟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音霜[illegible]）求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与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与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假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節守無失闕敗伏惟不至勞憂謹具一一諮報不宣（宣或作備）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未詳公以宰相鎮荊南不知此書當在何處也）

伏聞賓位尚有闕貟幸嘗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餓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於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晤或作悟）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窐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篋或作匱方 方无闕字）

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時觀察鄂岳）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窟或作巢）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雜（方 [illegible] 此用莊子語雜蜀本作雜語非）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声勢而已（[illegible]）閤下書生也詩書礼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東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奏請自行詔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世將晚兵五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謂曰唯命以鄂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感恩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士

（卒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以告感激故每戰皆捷）之以壯士氣斬所乘馬（樊曰公綽所乘馬躍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圍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必殺之補注柳氏敘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為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之云乃鄂岳時事）以祭踶（大計切又徒兮切一作蹄漢武帝詔馬奔踶而致千里）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无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方无而字）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良或作用非是或无之徒二字方无下之字）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閫）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將六切促也）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真或作直非是或无單字）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或作臧）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征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作詔）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无蒙免二字方從閣本。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逭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上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尸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或无求字間或作閒。今按此謂楊書記書因田之閒為述己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譔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閣本无華字今按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一月出刺華州又公与絳同年故曰久敬蜀本誤賞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illegible]）離闕庭伏計倍增恋慕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illegible]字）

（[illegible]）懦弱昏塞不能奮厲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切念句

朝不即獲侍言笑東均手頓涕有兒女子之感（或无子字[illegible]史記[illegible]兒女子）

（[illegible]當為兒女子[illegible]有手字）獨宿直舍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

州（[illegible]）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

苟（[illegible]）德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疏外自待（[illegible]下或有宜字）接過客

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

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

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与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illegible]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illegible]以事御史中丞与公相[illegible]）（[illegible]）不窮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一唐本臺事須臺參下云亦從例故事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兆聖恩以為然俾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題[illegible]不同[illegible]當從舊本[illegible]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illegible]不臺參以激[illegible]公果劾奏[illegible]）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illegible]）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卻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illegible]）

（[illegible]）亦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

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怨緣府中偏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大賢甚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誇輒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覆奏或作不及騰報狀）伏惟照察（[illegible]）

送陸歙州詩序

（[illegible]）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宣之所[illegible]閒天子之所選州其不輕而重也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illegible]）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illegible]）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illegible]）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乎下[illegible]本有歟字[illegible]字非是敓古奪字或作奪）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illegible]）尤（[illegible]）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illegible]）（[illegible]）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弗方作不而无能字）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辤鳴下或有於楚二字方云莊子蒙人蒙漆吏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illegible]）昚到田駢鄒衍尸佼（音絞又古爻切魯人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篇号尸子）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无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〇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其字淫方以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淫〇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

（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声至此四句當爲一例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從之遂使句之文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与上李翺書相似其意以爲必如是然後爲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乱爲詞又從閣杭本刪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无理因乱而設爲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爲乱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无古字氏矣方從閣本无此二字皆非是）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方无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礼仁也信善哉公意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方從閣杭蜀本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則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釋然者方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懌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貞温本出游序方与或本皆設也以釋方无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乃世仲輿一二字或作志雍閣大一公太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終監察御史）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要下或有也字問或作聞）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諸本无喜字方從閣杭蜀本增之）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世下或有出字邶下或有擧字）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

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方作[illegible]以下[illegible]非是）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方句若之[illegible]也下或有字[illegible]非是）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以獨急或無以字）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或有之字非是○今[illegible]則字當作集）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illegible]方作[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之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方作[illegible]以下文重出[illegible]字考之非是或无甌字亦非越或作粤）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illegible]氣上烝也方又[illegible]作[illegible]云[illegible]橫通也[illegible]○今按敵[illegible]和也字書訓以[illegible]而漢書注又訓[illegible]蓋不以敵未[illegible]擊但以之爲物最鉅其所震蕩[illegible]曲流以附之勢不可曉疑亦非是但當[illegible]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方本蓋誤而方必爲[illegible]）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illegible]方[illegible]以見其風氣之[illegible]自是兩事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閩蜀皆殊古方作[illegible]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illegible]或作[illegible]瀕方作[illegible]顯字加於方作如其○今以上文考之此當言其生物益蕃之意若云固如其初則卻是未曾變矣方本非是）是以人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illegible]加）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

勝地

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己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方无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贈上或有其宗二字）

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尤方及閣本作光）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官寮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正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方无者字）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襃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偷偷方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儒一或作一儒以或作而）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孫曰賡續也樊曰文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宣父操如將歸猗蘭龜山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皥下第序（皥或作暤方曰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皥）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

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或無故字或無之字）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illegible]閣[illegible]無[illegible]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illegible]無上或字）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衆下或皆有人字）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佛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鄉道者不亦勤乎（烏虖方諸烏呼也古文於乎烏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爲有今无爲字爲人鄉道諸本皆同但鄉問或作鄉以閣杭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文作鄉爲道當引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文於[illegible]吉侯[illegible]矣之誤是已其作卿者亦音向与其書所謂以卿人爲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然下或有所字）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兄下或有之字南下方杭有鎮字今本无○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亦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方說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方以閣杭蜀本得之）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

哉（既至矣方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将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将以為戒（覲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獲下或有其字）今将易其業而三礼（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礼有三傳有史科凡礼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礼儀礼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孫曰三礼科正元五年二月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将以為鄉榮（方無以字）余愧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礼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将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第有利不利邪（謂其子曰其或並无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東坡云歐陽公言晉无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无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唐人跋序後云云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敘而送之云樊曰按正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錄云當時送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方云此序正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曰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方又樊氏石本閣蜀蘇删去○今按兩石本不同詳見下條友人蓋本及洪氏石本皆作支方云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校此書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先理故今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旹（旹于諸本于作樊方又石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

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无此六字）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又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閣又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爲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又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閣氏石本之作所方又施於所聲閣氏石本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爲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諸本並有七字方又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趑取私切趄音祖囁之舌切又而舌切嚅女居切又音如趑趄行不進皃囁嚅不敢出口也）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方又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及不羞樊本作萬羞辱洪石本作決）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方又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湖方又石本云洪氏以爲作相者石本麻石或以閣不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家叶上此類固多以容叶牛窮以詩匕目易有小象考之亦合古韻獨不可与泉叶按公論語筆雜哉方以爲于沂作沂于沂政與沿沿同義今只以沿考正○今以古韻爲據舍所信之而杭閣本而去湖久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辭爲說又以太拘今世所傳筆辭蓋未必異公真本也又按樊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辨羅可讀一句甚明又与方引洪氏碧蘇之說不同不知何故記之以侯知者然其大槩只爲一湖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義詳於下條云）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又洪按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

（王逸注離騷云央尽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藂崚作嵏晴作岦皆石本字也○今按作缺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挍本多从石本而勢又與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无理未可尽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准況其小大不足於此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刘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上音常下音羊猶徘徊也）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方以閣杭蜀本置此）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〻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門上或有其字）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礼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无將字）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説乎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考異音釋附）

序

送董邵南序（南下或有游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玆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方从閣本作於吾云或作聞而无和字○今按篇首云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懲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斷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无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无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乱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感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方无苟有二字或无有字）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爲三字）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序下或有兵曹字）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数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无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后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耆）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

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及郟云此序疑作於郟序云愈与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并于礼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郟人耶○今按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郟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郟童子未必為郟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方云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方以閣杭本定蜀本誂作郡吏今本併誂吏為縣其失遠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丁丈反）也將責成人之禮焉（与或作於礼上方无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至者而勤乎其未至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与処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礼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謂曰何以処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儒名方作名儒非是）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之名或作其名歟是或作則是）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方无浮屠紳三字[illegible]下或有為字詩方作詞）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illegible]下或无之字）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illegible]）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

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爲[illegible]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行上或有所以字江河一作河江瀆告之辭元無瀆之二字）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立）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敎莫正乎禮樂刑政（[illegible]）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為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 或作或[illegible]或作辭告人或作告之）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請或作詩非是）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湖）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焉字）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illegible]或有其字）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illegible]）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或无而字 鎮或作頌）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

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傅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无於是知以下七字一本并无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以閣杭録幕下御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无[illegible]以所定嘗寫有字目及羣傅下与上文相應）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illegible]作）以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与[補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二代孫食采於韓〻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間江淮音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大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〻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生博士或作生与博士）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顇而歸其可以無言邪（不上或有志字）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无賢字[方]陽[二云]此謂陽城陽皆非是[方]云此謂楊憑也）道有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陽或作楊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川下或有字是史或作使非是）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或无之字[方]有山字或无高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无峻水清而益五字是駛或作）

（駛音決）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字測土深之測方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上於元切又音宛下市衍切又音善樊曰蜿竜騰以蜿蟺蜿蜒也蟺蚯蚓也又屈曲皃）扶輿（相如曰扶輿猗靡郭璞注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猗委也）磅礴而鬱積（磅上音旁下音薄樊曰莊子將磅礴万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宛全闕西字詩磅礴鬱積源孫曰蜿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皃○州下方有之字蜿下无盛字）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當上或无而字方无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商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樊曰柳子厚學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邪子厚之序与公此作其意一同）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邪或作歟）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樊曰王績字无功隋末大儒王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乃上或有然後字或為方作不為感發方无發字）若顏氏子（或无子字）操瓢與簞曾參歌聲（樊曰莊子云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也下或有事字為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

又以直廢（上或有朝字）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方无又字）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方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illegible]字）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周心存而目識之矣（識音志矣方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以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徧一[illegible]方作徧有非是）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无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言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illegible]本或[illegible]下有不字方本不非蕭○[illegible]此[illegible]嘗[illegible]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處絕不相承[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氏手[illegible]卷首[illegible]建後人[illegible]之印[illegible]有[illegible]二云[illegible]已所傳[illegible]公定本[illegible]正）（乃[illegible]去之而後一[illegible]字[illegible]未[illegible]而讀之方[illegible]是[illegible]之為[illegible]法之而[illegible]嘗[illegible]貫[illegible]得[illegible]去[illegible]音[illegible]此）（又韓集最為[illegible]著本[illegible]又[illegible]本[illegible]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illegible]以告之又不[illegible]信[illegible]今[illegible]）

（闕不字兩存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illegible]）

（方或有其字以閣本）

送王秀才序（塤）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近下方[illegible]為字大而有其字）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以閣本作[illegible]今從[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家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方[illegible]）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illegible]荀子非十二子篇[illegible]）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音寒）臂（姓也）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瞿下或無之字字或作名耳方[illegible]）（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illegible]授子弓傳子弓[illegible]書授之序與此不同）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書上或有師字[illegible]或作余）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遲或作[illegible]疾或作駛）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荊潭唱和詩序

（[illegible]）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卒業或作集[illegible]卒業字見[illegible]）

業（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或作）也之（音或作音語無是）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至若志得方作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惟二字方無僕射）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方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鬼神作神鬼文）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在或作有非是）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元年（元和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郎下或有春字文是年春公謂在江陵文得詩有偕朝道語）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德宗崩以藩爲告哀使故至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累或作御）及郊司徒公（劉濟也）紅帓首韡（許戈切亦作鞾）袴握刀左右雜佩（佩或作偑方以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爲句謝本又淺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佩刀右雜佩矣不應云匱刀在左亦不應推右有偑也在爲衍字疑衍本設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由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維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韔服（韔丑亮切韔或衣在方以蜀抗蜀本作張弓說文云弓弢爲張文云服弓衣也○今按韔服指弓室也弛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弓則鞬字又可通作虛字刑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宛弓之施弦與不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矢插房（方左傳㧊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方以閣抗本道作賓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以閣抗辭無之○今按此擧次第當有此句且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惟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

（大宦當从〔方本〕為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方〕復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賂知古本誠然也○今按復出二字古本無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平〔方〕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无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方〕无復也）

（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考異音釋附

序

送區册序（〔方〕共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丘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貞）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荒茅篁竹蜀本作荒藂茅竹諸本作叢〔方〕同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田曰篁〔音皇〕）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語〔方〕作説一不下有相字）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音歐區治子之後漢末有長沙區景後）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方〕無矣字觀或作冠）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巨恭切足行声）然而

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豈或作谷斯或作其方無斯字皆非是）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乎間或作聞樂上方無以字賤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今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定從此本）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吉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高方作南下同隱方作有道今按有道語例太輕當且作隱）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方下或有諸侯字）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白或作非是）恨無一尺捶爲國苔羌夷（捶或作箠）詰關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苟活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方夕閣杭作䀹非是）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昕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伊或作洛○今按伊水在嵩北此六句前兩句作嵩高即此嵩則不可作伊若改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洛字[illegible]可通用然本不及此以是知當[illegible]於書斷之[illegible]大字作方[illegible]但因此[illegible]伊水無害若[illegible]則此當改爲濁矣）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僚音遼○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嚌[illegible]切○胾側吏切大臠也[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illegible]）不治他伎（伎或作技[illegible]）喜怒窘窮（[illegible]）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或作喜思[illegible]書焉草書[illegible]平生皆非是或[illegible]）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illegible]）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情或作精○而下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膠諸本並作繆[illegible]莊子外韄者不可繆而捉[illegible]同此○今按繆[illegible]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遺敗不粘為解以下文頹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從作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illegible]一本皆有[illegible]）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illegible]）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字[illegible]此篇用意皆一[illegible]）

（[illegible]）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

於朝（方云閣杭无萬字今按如此則與下文不相應閣杭本無於字皆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下法或於貳作緘）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侯持或作襆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省皆被入直當以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井切米漸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薛籍守白今人詩三省比年各豈望重諸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宋說為長剌剌[illegible]洪慶善云剌音盧達切[illegible]云剌上一字迹如片如洪說則當以吳為義顧婢子語何突不得休語意皆同）

（此當以七迻切為正）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人下或有矣字）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方云漢書作疏今按疏正字疎俗字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張或作帳方云謂供具張設也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高祖留沛張飲黥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豈下或有一字閣杭本作豈異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匹或作疋或作人）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以與已通）

（前已屢見此為最明白者）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今从閣本无蹤跡否三字然是或但无否字亦非）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illegible]下今从閣杭本无之字白或作著或无白字）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无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无於字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一[illegible]今从閣杭本只無衍字）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瑰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也或作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州下或有董字）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縣或作郡今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之來下或有藏字）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和今从閣杭蜀苑作聲一云晉注唐韻）（孫綽天台山賦曰恐子金石未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為尚公進平淮西表曰職[illegible]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illegible]謂其聲之和[illegible]作諧聲和本字而韻意亦不[illegible]是閣或作閒）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游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illegible]）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

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閣或作父）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日或作山韻叔崇黃裳發也）【方】七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亦留此【方】點次此二字語作歇皆非日此也語東都蓋李本入分司也）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右下或有巢字外下【閣】無則字子下【方】洗[illegible]字）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咸或作盛李或有君字）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方】無也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方】從文苑作在。今按姓乃從字之誤說書史文互用者如此【方】本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李古安法之類以究書旨引為之郡當作在也）禄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養下或有為字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或作之序）

送石處士序

（處士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陽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或有赴洛陽參謀字謀或作議或有謝字）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辭事不上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

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方无而字或并无下流而東注五字熟或作熱卜或作卦）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作爲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收蜀本作收歸方以閣蜀本作輸○今按當以諸本作歸而讀作饋謂饋運迹出方以閣蜀本作生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朋友方以閣杭本作其朋）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或无則字事或作李）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飲於二字或只有飲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眞閣作其淋隄方以閣杭本无爲先生別以下一二字○今按此閣杭本由有一去就字而脫其十字遂使下句全无文理方从之誤矣）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无敬字）（諂或作諍皆非是方无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方以閣杭作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有祇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退或作遣蜀本云送詩元本有其詩今附第四卷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邪下或有欸字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奇忌下或有留冀二字雖下方以閣杭本無罰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

石生其南涯曰溫生（特或作處市或作賈）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或无於字）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illegible]从閣杭）（蜀本无內外二字或作內外求无理皆非是）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或无自字从閣杭本无）

敦之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illegible]从杭蜀本无至字其或作其）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鄭權[illegible]）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illegible]从閣杭本无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illegible]）首袴靴（[illegible]）迎郊（[illegible]或有十字）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无既字）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一下或[illegible]有此三字）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

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音凡）風一日踔（敕角切又勅教切踔疾行皃也）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颿或作帆）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上宅江切下音唐搪突也）呼號以相和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illegible]也或作）（仇黨或無黨字爬梳或作杷梳）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音替音雉又）而禽獮（息淺）（別殺也田曰獮[illegible]）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躭音[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二年[illegible]海中[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可至[illegible]口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二千里[illegible]吉慶在林邑[illegible]去京師[illegible]）東南際天地以萬數（[illegible]州或作州）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illegible]）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訓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稱或作常）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語）（僦[illegible]本傳云用度豪侈[illegible]與此異何邪○今按通鑑[illegible]祿薄不能贍[illegible]求節鉞得廣州[illegible]於之）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illegible]祝上或無以字[illegible]有疾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此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illegible]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

（此所治字當也）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韓[illegible]光[illegible]字）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為下既之字[illegible]）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秋其下方有有字其或作有今按此皆非是或果有有字則當在其字上）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二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illegible]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illegible]以閣本定）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

策西北邊故所設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涵字[illegible]餘慶之子）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杜下方有曰字）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上字又或有而字）由是集賢殿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勤耳矣（矣下方有選字非是）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有於字）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方无後字）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方无耳字或作爾）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其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下字）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司下或有郎字）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諸字）

（詩下或有曰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　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
才子富文華　校讎天祿閣（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
壽觴嘉節過　歸騎春衫薄（方衫作和）
鳥哢（音弄郭璞云鳥吟）正交加　楊花共紛泊
親交誰不羨　去去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洪曰韋侍講處厚字德載自考功郎中貶開州刺史盛山郡名也○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躍躍方從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未是不利不下或有得字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藝下方无之字探杭作深子下方元之字皆非是）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或无方字歌詠或作詠歌朐䏰方云說文虫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虫因以為名朐从肉句声考其義當作潤蠢唐韻音蠢閏切膚䏰音蚕忍漢書朐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朐䏰縣地也○樊曰前漢志作朐䏰巴東郡縣名也洪曰地理志開州盛山郡義寧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方云數大謂考下文只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又此年閣本作明年方以杭本作明年云謂此時之年也韋以元和十年刺盛山召以長慶一年作亭閣本作明年內召字誤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作及此年此无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名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謩溫司馬造方以閣杭本并上文名如字去則門字云蜀本側書稹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蜀本不書其名今考蜀謂蜀本謩字儉書監[illegible]可考諸本[illegible]蜀本又作必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illegible]自今閬州召還今皆不著其名亦非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

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將家有之焉（山下有之字）（方）摹而寫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閣本杭本此篇（方云）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諸本特異蓋原於秦太虛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蜀本爲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作劉或无服字）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方云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无高與中字[illegible]句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讀疑舊傳寫作離結閣讀爲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曰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作但道士之首加結不作椎結書結髻爲說以喉屬下句者亦有理而未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作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删高中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方作之又无能詩二字外是並）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方本年上有其字无矣字）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无豹字豹張作能拘囚閣作囚兩不上方有然字而无其字或无否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閣无云字即方作餞於下兩喜字張本並作展方无下字）道士唖鴉（格切）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illegible]）（爲上方或无坐字有第字我書下有能緩同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家之房菌蠢生其頭[illegible]日）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不似當乙作似不非）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无思字方愛作下或无欲字方）（欲書方作而書）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殘

（詩字閣本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方此从閣本下四字作益切奇出非是或疑其當作若）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侯劉下方无侯字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二子字此从閣本方从杭蜀本文將无益忌至譏諷一十四字又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盡字為七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閣本又以盡為益而一本皆无盡益盖二字○今按閣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或且夕諸本及閣本下而方本同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姓名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有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大冗閣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是然以下語若後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為然讀者詳之世人也或无世字或作非乃出人能出閣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奮下或有髯字或有曰字或有然字○今按設恐或有髯字）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无來字方无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〻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閣无即字此或作書非是矣使方无不字即下續字閣本作之屬上句）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此皆或作[illegible]）（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閣本有子字）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illegible]）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illegible]）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當割切）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音彤鼓聲）二子亦困遂坐睡（[illegible]本有少字[illegible]坐睡三字）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illegible]）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illegible]）（閣有僮字[illegible]）二子驚惋（[illegible]）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

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

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无此題）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方〕久蜀文苑作安自定既无文理蜀偶又差〔方〕本諸改多類此）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華版切本作晥好嘗然在鑪鑿之中一作宛宛）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雙）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无彌明字○今按此句則似道士之詞恐失彌明字）或訝短尾銚（徒弔切）又似無足鐺（師服 初耕切）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阬（喜）何當出灰灺（徐也切燭燼也）無計離餅鐺（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作亦〔方〕作爾）不過升合盛（師服○蜀〔方〕作合盛或作斗盛或作成）傍似廢轂仰（〔方〕仰作俯）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作茲以愆作忽罹）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顛蹶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本此下无喜字）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方〕撜徒庚切博雅曰撜拔也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illegible]字也平上声通〔洪〕本一作張）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彌明○並彌明所作○又[illegible]云或謂[illegible]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謂[illegible]耳是不然[illegible]皆公門人恐不[illegible]識請如是之其[illegible]明[illegible]有形貌聲音之今[illegible]豈公自詞耶而列仙傳又有[illegible]明傳[illegible]有是人矣○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illegible]所識與人為元實[illegible]雜之戲者也故滑稽意或者之言近是[illegible]氏所疑容皃之聲音怪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若不之覺耳）

（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据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二（考異音釋附）

祭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十一年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或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今按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亦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以爲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从閣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過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〇今按韓氏作如東京乃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爲洛陽但蘇三本皆作東如京爲說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圖經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西去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究唐都長安謂洛陽爲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耳理又其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一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皆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士下或有心字）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

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　方作來字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宝之或作宝　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方从閣杭无　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光方从閣杭　作皆非是）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上或有　往字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召以公下包此方从閣杭苑粹題下即閩粵鄉　縣主皆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云云其議文屬觀句云一云觀劍銘亂全无文理而方公二三本如此小　證輕改其嚴如此今定從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縣鄉則尚有　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讌與讀爲預或作　疑與爲字而之下當有但字）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方從新傳　作由此非是）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illegible]）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illegible]）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illegible]）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

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監或作詧）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以來或作而來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復然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之傳或作之詞或作之誌如上或有余字非是悲哀或作哀悲○今按上文凡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詹志或作其志）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

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illegible]）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illegible]或無[illegible]兮字）

題哀辭後

（或無此四字或作題歐陽生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群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或[illegible]）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君字下[illegible]）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怠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

文耳（其志上或有文志字）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雖然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下又或有則誰知於歐陽生矣以時觀十一字）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无道字以上下文考之无道字即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十一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憐或作怨或作愍怨下或有邪字居或作處）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无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寓下或有於字）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无自字方无之字或无自字方有之字）濯濯其英曄（韡）曄（韡）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聞其旁非是方云以容叶光古韻也）嗚呼遠矣何日而忘（於乎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

（為崔侍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illegible]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崔員邪舊傳員字[illegible]以[illegible]員外郎[illegible]留守東[illegible]嘗為[illegible]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今從晁本稱端公也）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攻或作歸）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illegible]作[illegible]眷或作瞻）予有今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我鈍而頑（畯或作峻頑或作傲）道既（一云異）謹從知我思其厚不知其可（可或作何而或作如）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閒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烏鳴之朝我觴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側或作詠）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方作復[illegible]○今援下文一云无非嘉言）（觀此一句專指[illegible]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無非德聲（聲或作[illegible]）主人信讒有惑其

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于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出生何樂直死何悲（由或作曲或作由一句[illegible]）（或皆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方作王非是）內閑其私（閑或作閒方作閒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宜或作居非是）既釋于囚我來徐州誚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昔疑當作如）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欲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弁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備說第[illegible]關録一不詳李郴州文元維尚）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illegible]此篇首又一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二兄之靈方云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恃之足究（何或作昌）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山令時非）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遰）清光於暫覩（於或作而）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售或作昔而下況情字）哀窮遐之無徒如挐百憂以自副（副或作遐或作荒從方作避）尋問訊之綢繆恬飽飢而愈疚䆮雄詞於章句鏡逸跡於篆籀（籀直右切史籀大篆因以爲名）[illegible]周（[illegible]）意黃卄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乂魚之短韻（[illegible]）殷而樂秀嘆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虛（[illegible]）悊木卞之幽茂逞英心於纖博沃煩暘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覯鱗介之驚透寞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illegible]）[illegible]（竝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陋或作窮）方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念睽離之

在朝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左氏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示茲誠之不謬（謬方作繆）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踈遂承乏於不數（承或作咸）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明方从諸本作銘此又閣本字見檀弓鄭注云神明之旌）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讒或作儳或作譏僻手皆非是）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訴（車方作年今從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覗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歐墓志石本作議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灵晁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灵）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夫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柰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來或作東）藏柩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鄭湘等方云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

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翟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聲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記嗣於宗天維不仁（記嗣或作[illegible]詒）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閣門張署）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一員外之靈（或无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跱或作峙【方云】[illegible]閩中詩列營棊跱注跱止也亦作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臨武縣在郴州）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音桃號咷雪虐【方】以杭本作嘯虎云以顛於言之怕虎声[illegible]風饕謂虎貪風而嘯[illegible]）（不已虎近於虐訛自此也饕或作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illegible]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入字相偶當為雪虐明矣）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音隻足下也或作頃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呼回）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颿或作帆或作飄）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暑或作復【方】作[illegible]）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遂以我驂去（[illegible]【方云】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貶今南方明年冬會自[illegible]臨武界上虎入公廄驂驚去[illegible]）（[illegible]虎寅屬也[illegible]公以[illegible]語云云巳而瞷[illegible]江陵府[illegible]公以書張且[illegible]）君云是物不騐於我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寅【方】作寅○今按寅為辰名當或作寅[illegible]）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illegible]蜀本作子孟首不知【方云】[illegible]）（之何不也[illegible]一云騶不騐虎取之則自身矣不待禱而有憑也○今按諸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illegible]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寅月當有徵驗子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君俟州下

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戀）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罾（[illegible]下）

（故切又音罾一作[illegible]非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罾進也或曰必不欲見而見曰罾）無舍衡陽放酒熊咆（音庖）

虎嗥（音豪）不存令章罰籌蝟毛（[illegible]有或作存[illegible]罰或作罰）

（[illegible]詩罰籌[illegible]令章謂酒令[illegible]令則以籌[illegible]罰也○今按[illegible]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

壁潭潭穹林攸擢（擢或作濯）方避風太湖七日鹿角（[illegible]）

（[illegible]之有鹿角[illegible]）鉤登大鮎（奴兼切[illegible]）怒頰豕

豞（許角切[illegible]或作[illegible]）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

高（[illegible]）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

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敎東生君掾雍（於用切）首兩都相

望（音[illegible]）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闊死休吞不復宣（[illegible]）（死休或作[illegible]休吞非是）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或作奪訐）

（志云[illegible]以法争[illegible]方作[illegible]奪令[illegible]奪[illegible]等[illegible]不与[illegible]令言定奪公事也[illegible]阿即此事也方[illegible]義或本亦非）權

臣不愛南昌是斡（[illegible]）（墓志[illegible]自[illegible]然[illegible]當作[illegible]）明條謹獄氓獠（[illegible]切又力）

戶歌用遷澧（[illegible]州澧水名）浦爲人受瘥（方[illegible]瘥昨何切病也）

（[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陪州經使[illegible]曰刺史司[illegible]与錢尚書有[illegible]法不可貪官害民[illegible]）

（代）罷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折不堪屢以正免身伸

事蹇竟死不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

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有隕如瀉（[illegible]君或作[illegible]居非是）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

功（[illegible]不當有下字巳字亦當作紀[illegible]方作下紀方作巳事或作著○今按上文已有下顗則[illegible]）

（[illegible]著字[illegible]文以[illegible]作著功於[illegible]本作事盖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

（又恐或是亭字以似而譌然[illegible]所據不敢輒改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

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

鄭氏尊夫人之靈（某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

享有全福爲婦爲母冊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今按〕此祭薛存誠也唐史有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今按〕北齊號御史臺爲南臺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則御史中丞）其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忝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正本月日下具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立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登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嚮咨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諸本多作兄〔今按〕舊本多作[illegible]公欲虞詩用觀宗[illegible]明帝紀生兄檐石之諸檐字本作此郭璞方言注甔石之甖實用說字前漢[illegible]傳皆只作儋從貝甔傳將酉千儋[illegible]日儋人用檐之也一儋兩甖丁濫切）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求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下先莒切又音所孫曰糈祠神米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酒食器皿觕（与粗同朝本云一作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腶或作時丁亂切亂曰大饗食尚饗脩○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或无以獲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千木切黃云蠶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方无之字）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慝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忽麥切又音畫下力文切又音畫孫曰劃劃解也分剖也孫曰劃去也）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胥或作侑）充上之須脱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慶跪坐如法式也（庭作方）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孫曰[illegible]）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譴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illegible]）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或饗作響）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

（容方作[illegible]）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方作蒞）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方作鑒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咎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二